



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神树寄托了古人对太阳的幻想

何家村窖藏的宝贝很可能是唐朝刘震理下的

“禁”这种酒桌意在告诫人们不能沉迷饮酒享乐

魏峻、邱靖雯、林得菊《八千年国宝记忆》：

听文物说话

□段 勇

代文化的知识,掌握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复旦大学魏峻教授和他的团队创作的这本《八千年国宝记忆》从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精选出涵盖青铜器、漆器、丝帛、陶器、玉器五大品类的数十件藏品进行讲解。其中既有大家熟悉的三星堆青铜神树、秦始皇陵铜车马、马王堆汉墓帛画,又有不是那么“大名鼎鼎”的云纹铜禁、红山文化女神像、战国水晶杯。

这本书的优点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对文物价值的多元化解读。展柜里孤零零、安安静静地摆放着一件文物,实际上它所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不是展牌上的三言两语可以说得尽。比如开篇的“虢季子白”青铜盘,上面的铭文不仅记录了一场胜仗,还说明了周代的政治与军事情况,同时展现了周代的书法艺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铜车马,既解决了驾马车的技术性难题,又因雕塑、绘画方面的成就在艺术界享誉盛名,还意外为《诗经》当了一回“证人”;朱然墓出土的贵族生活图漆盘不仅反映了三国时期东吴漆器制作的高超技艺,还填补了中国绘画史上的一段空白。围绕每一件文物,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其次,本书还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性普及。比如以文物为切口,相应地介绍了我国古代针对不同材质工艺品的制作技术:失蜡法、快轮制陶法、汉式织锦法、解玉砂切割玉石……以点带面,融会贯通,让读者对文物“知其所以然”,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而



《八千年国宝记忆》,魏峻、邱靖雯、林得菊著,新蕾出版社,2024年

惊叹。再比如,从文物入手,引出自古以来的神话传说、各地的风俗习惯、历史名人传奇等,让文物真正地鲜活起来、生动起来,真实可感,亲切可爱。

最后,本书还为我们展现了大国工匠的风采。文物的发现、发掘、出土、保存乃至“起死回生”,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文博工作者的辛勤与汗水。四分五裂、破损不堪的云纹铜禁在“古铜张”传人王长青的手中修复如新;博物馆馆员和近2000名学生齐上阵,让马王堆一号墓木棺椁重现天日;损坏严重的彩



绘漆雕小座屏被肯于刻苦摸索的工作人员成功拼装;专家们付出了47年的努力,再现了西汉素纱襌衣的风采……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无不展现着新中国文物工作者高度负责的态度和精湛的业务能力。除此之外,刘铭传将军和家人保护虢季子白盘并将其上交国家、古董商人蔡季襄“华丽变身”文物专家的故事,能够增强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提升人们对文物保护的责任感。

本书深入挖掘文物的本体故事、文化内涵和工艺特色,结合数百张精美图片和手绘漫画,为读者开启一次与国宝“亲密接触”的奇妙之旅。相信这本书能够成为青少年了解和热爱中华文化的向导,为读者带来无尽的惊叹和探索的乐趣。

(作者系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博物馆研究与交流中心管理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

评论

童谣集《丫头小子唱童谣》：

童谣的韵律与意境

□吴 沛

王宜振擅长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的滋养,融和现代元素和现代精神,在句与句、行与行之间,铺陈开一幅幅与儿童心灵共鸣的画面,构建独属于作家自己风格的诗意空间。《丫头小子唱童谣》,可以视为作家对现代童谣的一次探索性的集中展示,全书分为“自然童谣”“生活童谣”“趣味童谣”三辑,共收录作家70余首作品。一方面,作家以生动、明亮的笔触描摹万物生长的景象,为其赋予自然的意趣;另一方面,作家细腻地讲述童年的生活和趣事,展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纯真和美好。

作家创作童谣的显著特点首先体现在童谣的韵律和节奏上。朱光潜在《诗与乐——节奏》中说,节奏是一切艺术的灵魂。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总是先被诗歌的节奏打动,这是他们的身体特点、心理需求等方面决定的。王宜振深谙此道,他提到,诗歌的音乐性包含内节奏与外节奏两种——即诗情内在的音乐状态,以及诗外在的段式与韵式。创作上所呈现出的这两种节奏的结合,就构成了作家感知和探索童诗的方式,同时也彰显了他对童诗创作经验进行开拓的美学自觉性。

从整体上来看,《丫头小子唱童谣》借鉴并运用了传统童谣的艺术手法,如同《诗经》运用重章叠句和反复的手法一样,读来朗朗上口,给人积极、轻快的感觉。例如诗集中的《蝴蝶》,“蝴蝶蝴蝶落落, / 给个花瓣坐坐; / 蝴蝶蝴蝶笑笑, / 给个花瓣抱抱; / 蝴蝶蝴蝶起起, / 给个花瓣倚倚; / 蝴蝶蝴蝶跑跑, / 给个花瓣睡睡……”便是作家从传统童谣中汲取灵感,并进行的一次创造性转化。他调整了童谣的结构排列,令作品有耳目一新之感。随着重复的形式,“落落”“倚倚”等生动的动词的运用,“蝴蝶”与“花瓣”间的互动仿佛拥有了生命,充满音乐般的韵律。此外,如《板凳歪歪》《做梦谣》等,采用了传统儿歌中经典的连锁调,重复的句式与环环相扣的衔接,加上语言欢快的节奏,呈现出了秩序的美感,即使读者的关注点不在简单的事件上,也会很快沉浸在故事所营造的氛围中。

另一方面,《丫头小子唱童谣》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捕捉大自然和儿童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生发出一个又一个五彩斑斓、韵味十足的诗意空间。举例来说,在《捉来一个金太阳》中,点睛之笔在于诗的最后一句“小小露珠不用手, / 捉来一个金太阳。”作家巧妙地将一个巨大的太阳描绘成躲进小露珠的怀抱中,“大”蕴含于“小”之中,拓展了童谣的诗意空间。此外,王宜振还擅长在童谣中营造情景交融的画面。这样的童谣,虽然情节简单、文字质朴直白,但当作家把纯粹、真诚的情感内置于语句之中,积聚起来,我们便发现,每一个生命都焕发活力,每一份感情都很纯真,每一处场景都弥漫着奇幻色彩。而童谣的意境,就在这诗意的场景相融中饱满起来。

(作者系《山西文学》副主编)

肖定丽以纯真的童心和纯美的诗情描绘自然万物,继《万物的钥匙》后推出“万物的童话”系列新作《你是一座花园》,再现孩提时代的天真与烂漫,让孩子们徜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引导他们形成众生平等、万物有灵且美的自然观,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你是一座花园》是一部用儿童思维创作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散文短篇的集合,而不是一部童话书,童话只是作者观察描绘自然万物的视角和心态。作品的结构具有整体性和开放性,全书有“一个孩子游在天空”10个标题,85篇作品,但没有标明序号,自然地安放在各自的“方阵”里,也表明作品间没有因果先后的关系,每一篇都是这座花园里的一束花朵,竞相开放。格式的特别带来文体的解放,也给读者阅读带来较高的自由度。作者有意打破作品呈现的传统方式,读者既可以循着作者预设的“路线图”去阅读,也可以选择自己有趣的篇章即兴而读。

《落在屋顶的光》描写了作家杨巧从6岁到11岁之间所经历的童年时光,写得朴实、凝练、真切。

这是作家与自己的童年的对话,也是作家与读者的对话,亦是从前的童年与今天的童年的对话。记忆犹如一个筛子,它过滤掉什么,留下些什么,最终在纸面上呈现什么以及如何呈现,从一个侧面映照出作家的成长经历、情感倾向、生命自省和审美态度。

作家回味从前岁月,唤醒了鲜活生动的童年记忆。她以审美的姿态复活了她的童年,女孩儿小丫和她从前的生活清晰地浮现眼前。她看到了那绿绿的江水向东流去,看到了窄窄的小巷以及其中各色各样的童年和生活。

毫无疑问,这些文字传达了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特有的艺术感觉。一切人、事、景皆从小丫的眼睛来看,从小丫的心灵来感受。小丫从小下来到城里,一切都是新的。这是典型的童年生命感觉。小丫始终处在一种打开的状态中,

王苗的长篇小说《书苗》以乾隆版本《诗经》的影刻版为锚点,编织出一张跨越时空的网,串联起几代人与书共生的命运。这部浸满墨香的作品在买书、补书与贩书等日常生活中又因历史的厚重成为珍贵的传奇中,探寻着文明的根系与生命的重量。

小说中的人物皆是被书“附身”的痴人。作者采用“当代—民国—当代”的三重叙事时间展现不同时代的爱书之人。父亲田健栖居在寸土寸金的当代北京,把6平方米的客厅变成“书的战场”,当书架不堪重负轰然倒塌,宁可耗费巨资租下地下仓库,也要为书寻一处安身之所。更具历史纵深性的是民国时期墨香斋师徒群像:北平琉璃厂的小伙计海川和凤山在书籍的流转与守护中窥见学问门径,哑巴学徒贵生从打杂闲人成长为刻书高手,抄书匠韩师傅在影刻宋体字中耗尽生命。一代代人物隔着历史的褶皱遥遥相望,身上流淌着传统书业的血脉。

最动人的微光,闪烁在那些与时代洪流对抗的细节里。抗日战争前夕,当日军铁蹄逼近北平,护书成为一场隐秘而悲壮的战斗。墨香斋掌灯刘文元面对日军觊觎版本《诗经》的威

散文集《你是一座花园》：

格式特别 文体创新

□韩 进

孩子的心最爱幻想,幻想是童心翱翔的翅膀,万物是孩子的心镜。仰望星空,蓝天上那片飘逸的白云,好像一只游在水中的青蛙,那是《一个孩子游在天空》,自在极了。你看,孩子闯入了《星星的圆环》,无意间打开了圆环的缺口,孩子惊慌地逃了出来,回头望去,那圆环又谜一般的复圆了。

孩子的心最有灵性,万物有灵且美,总有欢笑与忧伤的共鸣。一把快散架的椅子,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一坐上去就咯吱咯吱笑个不停,直

到所有的印樗都稀里哗啦散落一地,把坐在上面的人笑翻下来。《有一把爱笑的椅子》)孩子的心最是好奇,有无数个“为什么”,总希望会出点“什么事”。“小花鼠跑得那么快,好像流星烧着了尾巴。”(《速度》)“秋天,枫杨的翅果扑簌簌坠落,如同一地的夜蛾。难道……难道这些翅果昨天晚上追逐过月亮?”(《树上的果,地上的蛾》)孩子的心与自然最亲,能听懂大自然的声音,爱大自然每一片绿叶。孩子拿着一只棕色的玻璃瓶去山林里收集各种声音,睡觉前打开瓶

到所有的印樗都稀里哗啦散落一地,把坐在上面的人笑翻下来。《有一把爱笑的椅子》)孩子的心最是好奇,有无数个“为什么”,总希望会出点“什么事”。“小花鼠跑得那么快,好像流星烧着了尾巴。”(《速度》)“秋天,枫杨的翅果扑簌簌坠落,如同一地的夜蛾。难道……难道这些翅果昨天晚上追逐过月亮?”(《树上的果,地上的蛾》)孩子的心与自然最亲,能听懂大自然的声音,爱大自然每一片绿叶。孩子拿着一只棕色的玻璃瓶去山林里收集各种声音,睡觉前打开瓶

让日常生活发“光”

□李红叶

义。有欢笑,有悲伤,有敏感、孤独和惊奇,不断成长,是所有孩子共通的生命体验。

作家尤其善于写人物,三两笔即将笔下人物鲜活托出。这些人物以及人物的命运以本然的面目进入小丫的视野,与小丫的内在生命成长构成一种或隐或显的对话关系。所见即所悟,小丫日复一日,正是通过对各色人物以及他们命运的观察中体悟生活的滋味。在成长的过程中,小丫也曾因爸爸妈妈吵架而害怕,因家庭拮据而与阿珍偷偷“打工挣钱”,曾为阿珍有一个出生不到一个星期就被送走的小妹妹而难过,曾为亮子家的无常变化而感叹。通过对小丫日常生活的描绘,作家要告诉

《书苗》：

书籍是文明的漂流瓶

□洪晨莹

肋,以“卖书”行动达成“护书”之实,将原本转移至黄之澄教授处,又通过向燕京大学图书馆转卖雕版而得以将其保存。当潘伯宣困守昆明,急需甲骨文研究资料时,掌灯刘文元将珍稀的《双剑谿殷契耕枝》与《双剑移古器物图录》拆成单页,以“蚂蚁搬家”式的邮寄突破封锁线,让知识的火种跨越山海抵达西南联大。这些细节既展现了护书人“智斗”的机敏,更凸显了书籍作为文明载体的脆弱与珍贵。

时光辗转,从战乱中走出的“小鱼儿”,长大后成为落花胡同32号的守书人,也是古籍修复界的泰斗杜若愚。杜若愚和孙女吴非的接力为书籍的传承注入了匠人精神的维度。在外人看来,他们是戴着白手套、说话冷若冰霜的古籍修复师,而在面对充满霉斑虫蛀的书籍时,他们表

现出无限的温情与毅力为书页“接骨续命”。书中详细描绘了祖孙俩为书苗修复民国影刻版《诗经》的过程:先以蒸汽蒸软粘连的“书饼子”,用竹启子轻轻揭开霉变的书页,再根据纸张纤维走向调配棉连纸补纸。技艺深厚的杜若愚不会为佣金的多少而决定是否合作,他与古籍打交道,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黑白分明。那些被外人讥为“老古董”的坚持,如同是文明暗夜里的萤火,微弱,却倔强地照亮来路与归途。

小说《书苗》中最精彩的叙事设计是让书籍本身成为了跨越百年的,具有生命力的主角。全书的叙事暗线是版本《诗经》的百年漂流,每一次转手、每一次修补,都是对纸寿千年的印证。从乾隆武英殿的御制刻印,到太監牛太监的贴身珍藏,从墨香斋的影刻传播,再到当代书

盖放在耳边慢慢听,听着听着进入了梦乡,孩子像风一样穿过山林,像星光一样照着山林,到底是“山林梦着了孩子,还是孩子梦见了山林呢?”(《声音收集者》)

《你是一座花园》以格式的特别、文体的解放、儿童本位的描写和大自然母题,为儿童的心灵搭建了一座可以逍遥的“适宜的花园”。对大自然的诗意表达,有冰心散文《繁星》《春水》般博大的心怀、浓烈的情感和爱的哲学,有郭风散文诗《小野菊的童话》般美妙的幻想、清丽的风景和诗的意境。这些都反映了作者开放的儿童文学观,体现了“新时代一定要给孩子们新作品”的创作追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形成生态文明的道德观与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为实现人生美好生活的理想注入精神力量。

(作者系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读者的是这就是生活。生活是多声部、多色彩的,正因为有了种种无奈乃至无常,普通人常态生活中的一切便都值得珍惜,并在作家的笔下散发着诗一样的光彩。

作家借孩子的眼光来写日常生活,发掘了日常生活的诗意,传达了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以及对童年生命感觉的尊重。当孩子的内心世界被“照见”,每个孩子的成长经历都是一部“传奇”,每一个生命都在闪着光,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新的,都值得珍惜。杨巧采取的叙事姿态恰如那洒落在童年生活之上的月光,一切细节皆因这“光”的照耀而变得温润、柔和,并意味深长。这“光”源自作家成年后所拥有的一种接纳、包容、悲悯的生命态度,源自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意识。经由这些文字,作家将这“光”传达给她的读者,唤起读者对生活的爱和对生命的爱。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苗家寻宝式的购书,直至杜若愚的补书,这部《诗经》的命运轨迹勾勒出书籍从“秘藏”到“共享”的现代转型,同一部书在不同历史语境中被赋予迥异的价值,读者们见证了文化保存从精英化转向平民化的历史进程。

每个时代都有其“护书人”。在学校举办的书展尾声,各色人物带着他们的“书缘”汇聚,形成颇具仪式感的场景。当下的我们习惯了信息的快速消费,而书中“一页未版一两金”的珍重、“抄书人一笔一画传文脉”的虔诚、“护书人以命抵书”的决绝,化作一声声慢阅读、深阅读的呼唤。《书苗》以小说形式完成的是一场文明灵光的打捞仪式。书籍是最坚韧的漂流瓶,每个打开它的人,都在续写永恒的文明叙事。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